

小說 佳作 林芸 筆名/林芸

個人簡介：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四年A班

屏東人，養了一隻米克斯犬較妹妹，總是無法拒絕手搖杯，最近志向是要喝到草莓芝芝。曾獲青矜文學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玉山文學獎、屏科大靜思湖文學獎。

房間

第一天

一開始，是在空的生鏽籠子裡發生的。小金生前最喜歡的滾輪，在深夜裡的某一刻開始嘎吱嘎吱的轉動，吵到正在埋頭寫報告的我。我抬頭看著空無一物的籠子，金屬條上面的漆早就斑駁不堪，滾輪在那裡頭，像是放了太久沒開的車，起初轉動的崎崎坷坷，後來越轉越順，越轉越快，最後流暢地轉著。

我望著籠子，那曾經是小金的籠子。小金是菜市場買回來的黃金鼠，剛開始是裝在紙箱裡捧著回家的，後來為牠買了一個水果箱大小的籠子，填上木屑，裝上滾輪，牠就在這個小小的籠子裡生活了三年半。終日捧著飼料啃食、洗臉，在木屑裡藏食物、大便和睡覺，然後在每個午夜，爬上滾輪，以薛弗西斯推巨石一樣決絕的態度，跑著滾輪，沉溺在一次又一次重複的迴圈裡。

我總是在滾輪的聲音裡喀喀喀地敲著我的報告，一直到小金離開為止。小金離開之後我就忘記打字的節奏了，突然失去用十隻手指敲打鍵盤的能力，只能一個鍵一個鍵的按。在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，頭腦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該胡謔些什麼的時候，我就會望著小金的舊籠子，看著空空的籠子和靜止的滾輪。籠子不關生物，那還叫籠子嗎？我每次都這麼想著。事實上，我的房間充滿了這些失去意義的無用東西，養過的蠶羽化之後留下的繭、空著的魚缸、只剩土壤的盆栽、還有他的西裝外套，全都散布在房間的每個角落，與其說留著念舊，更像是個不願丟棄，於是任憑他們放在原位，反正擺著就是擺著。

一陣風從窗吹了進來，帶著潮濕水氣的風，滲進皮膚變成濕黏的冷。我看著像是樂園裡摩天輪一樣轉動的滾輪，突然意識到，之前是沒有風吹進房間裡的，那麼，是什麼讓滾輪轉動起來的呢？

*

過去

「你在這裡啊。」我從運動鞋裡面撈出小金，小金在手掌心裡爬呀爬著，小小的爪子壓在皮膚上，刺刺的。牠晃晃牠的頭，黑色的晶亮眼睛看著我，圓圓的耳朵偶爾抽動幾下，看起來真是無辜。

「牠一定是因為妳的鞋子味道最重，所以才會爬進去睡覺，」他一邊煎著早餐的蘿蔔糕，一面說著。

「哼。」我撇撇嘴。

兩天份的鬍渣沒有刮，在他的下巴刺出粗粗的黑點。「看來牠這次逃獄又失

敗了。」

我把小金關回籠子裡，坐在小矮桌前開始咀嚼他煎好的蘿蔔糕。「為什麼明明跑出籠子就活不下去，牠們還是要這樣一直跑出去呢？」我撥弄著他沒煎好的某塊蘿蔔糕，有一面煎了兩次，所以焦掉了，另一面則完全是白的。

他咕嚕咕嚕地灌下豆漿，去魚缸前面倒飼料，那些金魚一看到飼料就全聚集到水面下，嘴巴在水中開闔開闔。他拿起我前一天熨好的西裝外套穿上，一面打著領帶一面對著我努努嘴巴，「搞不好牠是喜歡流浪的黃金鼠啊，」他輕輕地哼著五月天的溫柔，模糊的歌詞配上清楚的旋律。「我給你自由，我給你自由，我給你全部全部全部的自由……」

籠裡的小金又開始跑起了滾輪，在金屬碰撞聲和他的歌聲裡，我踮起腳尖給他一個吻，他半閉著眼睛笑了。在關上門前又想起什麼似的回過頭，從門縫裡伸出頭來，「晚上六點喔，我爸媽說要提早。」我點點頭，他才心滿意足地離開。我聽到他的腳步聲蹾蹾蹾蹾的漸漸遠去。

我對著魚缸吃完剩下的蘿蔔糕，一面咀嚼。一面看著紅豔的金魚像沒有重量一樣地游動在水蘊草之間。看久了才發現，有隻金魚長了水黴菌，細細的絨毛樣的白絲，從牠的鱗片裡冒了出來。

*

第二天

鍵盤的縫隙裡夾雜了一根細小的雞羽毛，一半卡在△鍵的下面，導致我每次按下去之後，按鍵就會下陷卡在底板裡。最後我忍無可忍，抓住羽毛細小的尾端，拉拉扯扯，終於把羽毛拉了出來。抓在手裡看著，羽毛在空氣裡像是水母伸展著觸手，細細的纖維折射著光線。

看起來像是長在內層的絨羽，在手裡比蒲公英種子的絨毛還要微細。我用手指彈開它，它就在空氣裡飄忽忽地浮著，隨著氣流慢慢地離開我的視線範圍。應該是夾帶在衣服或鞋子的縫隙裡，從白天實習的地方帶回來的。

小金的滾輪還在轉動著，轉動的速度讓人以為真的有隻透明的小金在滾輪上面跑著。怎麼我房間裡沒用的東西又多一件了，我望著空氣這樣想著，儘管是一束微小的羽毛。

所有被我抓過的雞隻都是即將要死掉的。

抓著牠們僵硬身體的時候，我就盡量不去想牠們活著時候的樣子，雖然那不過是幾分鐘之前的事情；然而我總是無可避免地在電擊之前看牠們最後一眼。每次我都得將連接電線的夾子夾在牠們的身上，然後把插頭插進插座。要形成封閉的迴圈，插座、雞的身體、插座，電流通過雞的身體，牠們就會全身僵直。一隻一隻，一圈一圈，從溫熱柔軟到冰冷僵硬。我們剖開牠們的體腔，一一摘取牠們的臟器觀察記錄。流出來的血蔓延在解剖桌上，像一隻巨大的異形蜈蚣，不斷爬向更多的死亡。

那天我殺了十隻雞。每一隻的死亡看起來都雷同。不該是不一樣的嗎？牠們活著時候的姿勢、哀啼、羽毛的排列全都不同。我插進插頭，看著又一隻的雞死

在我手上，牠放大的瞳孔裡似乎有一個黑洞，我看見我的影子，就在黑洞裡面。死亡越來越深、越來越冰冷，我的影子就越來越明顯。

滾輪越來越慢了。疲倦了嗎？小金。我闔上筆電，喀地一聲關掉房間的電燈。迎面而來的是一片黑暗，滾輪的聲音完全停了。等到眼睛完全適應黑暗，我似乎看到，小金的籠子裡，有個影子正在晃晃牠的頭。閉上眼睛，決定不看，因為小金不曾在夢境裡出現。

*

第三天

以前失眠的夜裡，當他在床的另一邊均勻地打著鼾，我常盯著房間的天花板。我不常失眠，但造成失眠的原因很多。貪心喝太多的咖啡，隔壁滴水的冷氣，隔天要面對的未來公婆。我只能躺在床上，盯著房間的天花板，盯久了就會錯覺房間越來越大，好像是一個生物的腹腔，正在不斷地生長擴張，緩慢地膨大著。

距離越遠的，就會遠離的越快，哈伯定律是這麼說的。膨脹的宇宙會造成所有的星系距離彼此越來越遠，未來終將有天，我們會孤身飄浮在這漆黑的世界，舉目望去沒有任何鄰近的恆星。若是按照哈伯定律，那麼沉睡的他、魚缸裡的魚、小金還有被我殺掉那些雞隻們，隨著時間，最後都會離我越來越遠，遠到我甚至遺忘他們。

我躺在床上，腦海中閃過千百個想法解釋小金滾輪的異常。這世上真的會有鬼魂嗎？逝去的生命成為鬼魂，那麼鬼魂也會逝去嗎？在逝去之前的鬼魂，真的會回來拜訪牽掛的活人嗎？我在他去世之後不曾在夢見他。好幾次我在早晨醒來，夢的記憶全數退卻之後，卻感覺好像離昨晚有一輩子那麼遠，在床上我不斷地端詳自己的手掌，訝異著為什麼自己還這麼年輕。

我藉著窗外的微光，看著那些空洞的物品，突然無比想念它們乘載活物的時光。夜越來越冷，窗外的星光像是冰晶一樣凍傷我的眼睛，一陣冷顫橫亙我的身體，分裂我的肢體和臟器。

「就算一屋暗燈，照不出我身，仍可反映你心……」在闔上眼睛之前，我彷彿還聽到，他低聲地唱著最喜歡的那首粵語歌。回憶的閃現猝不及防，讓我的淚水無地安放。

*

以前

「讓這口菸跳升，我身軀下沉……」引擎聲嗡嗡地劃過深夜的街道，機車前座他寬闊的肩膀擋住潮濕而冰冷的風。路燈一盞盞地往後退，我們的影子在燈光裡逐漸清晰，再逐漸模糊。我看著我們的影子周而復始地追逐著燈光，投射在濕漉漉的柏油路上沒有分界，彷彿只有一個孤獨的人騎著機車。

我環抱著他，把手藏在他的西裝口袋裡，下巴抵著他的肩膀。他正在唱著歌。氣流從溫暖的聲門竄出，經過齒舌的塑形，最後逆著冷風成為醇厚的歌聲。我總是安靜的聽著他唱，路有多長，他就能夠唱多久。他唱歌真的好聽，我

總是這麼覺得。清澈的嗓音裡似乎含有酒精，我就會耽溺在酒精裡，看見那些星星排列成兩個人的形狀，漆黑天空中，一雙虛構的手掌交握在一起。

再往前騎，下起了雨。安全帽上面的塑膠罩逐漸佈滿了小小的水珠。霧一樣的細雨裡，我竟看到一隻碩大的白色蛾。寒冷的深夜，綿密的雨像羽毛那樣飄下來，那隻蛾撲拍著單薄的翅膀，像一片雪花一樣，看起來隨時都會融化。我看著牠奮力地在半空中尋找著什麼，閃爍的翅膀無比脆弱。最後還是消失了。

前座的他唱完了歌，再前進了一公里的沉默，然後喃喃吐出一句話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我掀起塑膠罩。細細的雨滴襲來，好冷。

「我說，我爸媽看起來很喜歡你。」

「喔是喔。很好啊。」

「喔，是喔，很好啊。」他模仿我的腔調再講一遍。

「學屁學啊。」我大力捶著他的背。

他整路都在安全帽裡笑著。肩膀輕輕地顫抖，笑聲都散落在騎過的路上了，像是通往糖果屋的麵包屑。

*

第四天

我殺掉了十五隻雞，手上還殘留血的味道，怎麼也洗不掉。回到房間之後發現一切都不太對勁。細小的灰塵飄浮在日落金黃的餘暉裡，所有的東西還是待在原位，但全都偏離了原本一點點，房間越來越暗。就好像有人隔著描圖紙按著原來的房間畫過一次，然後偷走了真的，留下這個幾可亂真的贗品。

我環視整個房間一圈，一圈，再一圈，轉動像是櫥窗裡賣的音樂盒芭蕾舞伶，終於發現魚缸上多了一條淺淺的水漬。這條水漬在昨夜還沒有出現。我看著這條水漬出了神，開始不確定自己到底置身在什麼樣的事情裡。從窗外照射進來的夕陽越來越薄，最後沒入完全的黑暗。

黑暗裡我依舊站在魚缸前面，微微的光線從窗外滲了進來。平靜的魚缸突然有個混沌不明的東西移動了一下，我被嚇得全身一顫，心臟猛力撞擊著胸膛，感覺到全身的血流全都奔騰了起來。在魚缸前面，我微微喘息著，逼迫自己仔細看著魚缸裡面，儘管頭皮的麻刺感讓我想要立刻掉頭就跑。

頭先玻璃裡只是一片黑暗，漸漸地我看出那並不是一片均質的黑色。有些地方在微光裡還是可以看清輪廓，但某些地方卻像是暗色的霧，所有微小的光線抵達那裏之後全都消失不見了。而正是那團黑色的霧氣在不斷地移動著，彷彿一團活生生的生命一樣。

霧氣在魚缸裡來來回回地繞著圈子，偶爾往上浮或往下潛，後來分裂成幾團小小的黑霧，分別在魚缸裡游動著。我逐漸辨認出背鰭和尾鰭，開闔的嘴巴和半圓的鱗片，一條擴張又收縮的裂縫，是金魚的腮。

在越來越冷的房間裡，我面對著他生前養的魚缸，第一次竟然發覺自己在這個房間裡感到陌生。我抬頭看向小金的籠子，籠子裡同樣有團黃金鼠大小的影子，不斷的以短短的前肢梳理著臉頰，我甚至還能夠看見牠細細的鬍鬚，在空氣

裡抖動著。

不要轉身，不要轉身。我告訴自己。

他的西裝就在背後，我緊閉著眼睛，他的臉和他的肩膀，他的胸膛的影像在我的腦海裡浮現。記憶裡的他會在我背後偷偷地抬起手，冷不防地環抱住我的腰，我會在他溫暖的懷裡大聲笑罵著……

我快步走向電燈開關，幾公尺的距離卻好像用盡力氣地奔跑，終於我按下了開關。

啪答。

所有的影子全都消失不見了，終於單調蒼白的光線照亮整個房間。當我吐出肺中所有的空氣之後，回想剛剛的某一個瞬間，其實無比希望自己能在那件西裝裡看到他的影子，那樣的想法一旦成形就揮之不去，令我感到深深的恐懼。

*

以前

他侷促不安地挪動著身體，卻造成座艙晃動得更加劇烈。摩天輪緩慢地轉動著，地面上的遊客和攤販逐漸縮小，玻璃座艙的四周和上方全都是天空。

「我真的沒辦法理解，在摩天輪上求婚是什麼概念。」他滿頭大汗地說。

「這樣很浪漫啊，在摩天輪最高的地方求婚，就像在高空完成一生的承諾一樣。」我說。

「不是不是，妳想想看，如果成功就算了，要是失敗怎麼辦？」

「還要等摩天輪慢慢轉下去，兩個人在那裡尷尬地看著對方。求婚的人一定會有一種衝動……」

「門打開，跳下去。」我們異口同聲地說。然後放聲大笑，座艙在半空中輕輕搖晃著，讓他露出緊張的神色。他垂下眼光，盯著透明的地面。

我看著他。和我相反，他一向懼怕任何和高空有關的遊樂設施，當我享受著雲霄飛車自高空俯衝的快感時，他卻寧願站在地上仰望著。然而今天他卻異常堅持地想要搭摩天輪。

「這種慢慢上升的，我覺得我可以。」他臉色蒼白地說。

我輕輕地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掌在中指和無名指的根部有薄薄的繭，翻過他的手，手指沿著掌紋觸摸，手相裡的三條線深深地刻在手心。他反手捉住我，手指微微打顫著。座艙已經過了最高處了，巨大的機械裝著我們緩緩運轉到時間的另一邊。

「天吶小姐，妳平常是吃了什麼，才養出這種甜不辣手。」他抓著我的無名指細細地端詳，明明是說笑的語氣，他的眼神卻有種不尋常的認真，讓不怕高的我，竟然在此刻緊張了起來。

*

葬禮

那天在摩天輪入口拍的照片被用在葬禮上。笑容可掬的工作人員讓我們站在鏡頭前面，喀擦一聲就已經好了，我甚至還沒反應過來。照片裡面的人淺淺地微

笑著，那時候的我們什麼都不知道，可以輕易的看待未來，像看著鏡頭拍照一樣。

他的家人裁切相片，只把他的面孔切了下來。賓客們望著被白菊花環繞的照片時，只會看到笑得清澈的他。但其實在相框之外，白花的下方，應該還站著我。就在他的肩膀隔壁。那一夜的故事帶走了他，留下了我和我斷掉的肋骨，使我的每個呼吸都緩慢艱難。

曾經的我們肩併著肩，現在的我站在這，你躺在那。

後來我只是木然地坐在那裡，司儀說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整個葬禮就像投影機打出來的光一樣不真實，那些布掛白花全都懸浮在空中。只有當那隻蛾飛過去的時候，我才抬起頭來。

撲朔的脆弱翅膀純白沒有任何斑點，我突然無比確信牠就是那個下雨夜晚裡，飛越我們機車的那隻蛾。當堅硬的金屬因為撞擊而扭曲，脆弱的蛾卻毫髮無傷。蛾像憑空出現一樣地掠過我的頭頂，緩緩地降落在一朵朵地白花之中。我目不轉睛地盯著牠，倏忽牠又奮力振翅爬升，然後朝我飛來。

蛾細細的足攀附在我的衣襟，像是被別在我襯衫上的一片小小白布。翅膀開開合合。整個葬禮牠就依附在我的身上，直到走出禮堂，牠才逆著光，拍動薄薄透光的翅膀飛走。我一直盯著牠，直到太灼熱的陽光刺得我的眼眶佈滿淚水，再也看不到牠為止。

*

第五天

我提著塑膠繩編織而成的袋子，袋子裡滿滿的屍體，幾十隻雞破裂的身體在裡頭搖晃著，腸子掛在肉垂上，喙嘴刺破了肝，所有東西都混在一起。我用力地抓著袋子，走上凹凸不平的上坡路，朝向鐵皮搭建而成的小屋走去。袋子的角落被血濡濕了，走過的路上滴滴答答都是血漬。

我在鐵皮小屋裡放下沉重的袋子，然後拉開小屋角落的上掀式冷凍櫃。冰櫃裡又是更多的雞隻屍體，凹陷的眼窩，覆滿霜的羽毛，一隻卡著一隻，那是屍體堆疊而成的永凍土。抓住雞腳，我一次兩三隻地從袋子裡拉出屍體，再放進冷凍櫃裡。

昨夜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，整夜讓燈亮著，以防影子又活了過來。直到破曉的雞啼劃破天空，我還是沒能闔上眼睛。影子的形狀過於逼真，使我相信那不單純是夢。

冷凍櫃的壓縮機運轉著，發出嗡嗡的聲響。白色的霧氣不斷地上升，隔著口罩還是聞得到血的腥味。蹲下去抓雞，再站起身彎腰放雞，最後又蹲下去。反反覆覆的姿勢變換，再加上吹向身體的寒冷霧氣，令睡眠不足的我一陣暈眩。

小屋的地板一瞬間翻轉成天花板，袋子裡那些雞隻屍體像是汽水水面上的泡泡，不斷地膨脹又破掉。破掉的雞冒出了一灘又一灘地血水，血水匯流成一道朝著鐵皮屋外流去。

牠們的眼睛喀喀喀地全都開始轉動了起來，散落在外的臟器井然有序地被吸

回體腔，像是有條線繫著那些心肝脾肺腎，此刻屍體體腔深處有個發條正在絞轉著。雞隻們開始撲拍著翅膀，從冷凍櫃和袋子裡跳了出來。我跌坐在地上，看著牠們聚集在我眼前。

一隻，兩隻，三隻，十隻，二十隻。所有在今天被殺死的雞隻全都列隊站在地板上了。最前方的雞搖晃著牠的肉垂和雞冠，對著天空咕咕地叫了幾聲，後頭的雞隻便抬起鳥爪，朝著門口前仆後繼地離開。我傻傻地望著牠們走遠，其中幾隻還踩過了我的手掌，飄落的雞羽浮在空氣裡，暈眩的感覺不斷地拍向我的頭部。直到最後一隻雞也離開了鐵皮屋。

牠們不是已經死掉了嗎？反胃亟欲嘔吐的我昏昏沉沉地想著。為什麼牠們還可以走掉呢？搖搖晃晃地撐起自己，冷凍櫃的壓縮機發出的嗡嗡聲更加劇了，像耳鳴的劇烈回音。雞都跑走了，那我也不用再放屍體，我抓住塑膠袋，想說丟掉垃圾袋就算了。

但塑膠袋卻沉甸甸的。我的手開始顫抖，花了很久才翻開塑膠袋，裡頭的景象讓我失聲大叫。一隻隻破碎的雞隻屍體完好的待在塑膠袋裡，數量和暈眩之前完全相同。我的胃再也忍不住了，我拔腿衝出鐵皮屋，對著屋外的水溝開始大力地嘔吐。

*

第六天

我渾身虛弱地躺在床上，房間在血一樣的黃昏裡慢慢傾斜到黑暗裡面。我沒有任何力氣爬起身，只能看著電燈開關逐漸隱沒在衣櫃的陰影裡。高燒讓我昏昏沉沉，閉上眼睛就會墜入夢境。而噩夢張開了牠的蛛網接住我，用各種色彩繽紛的夢麻痺我。夢裡，穿著舞衣的巨人跳著康康舞，侏儒垂著長長的耳朵走著鋼索，每隻旋轉木馬上都站著一隻雞，射氣球的攤位上，一顆一顆的氣球正自己爆掉，攤位的老闆抬起頭來，臉上卻沒有五官。

再次艱難地睜開眼睛，已經是夜裡了。黑暗像水一樣壓迫著窗戶，使我的房間就像是一艘深海裡的潛水艇。潛水艇裡面發生什麼事，外頭的人無法知道。小金的滾輪一如往常地開始轉動，小小的黑影舉起短短的腿，不斷地向前踏出新的的一步。偶爾停下來洗洗臉，刨挖出藏在木屑裡的葵花子，雙手握著葵花子啃著。

魚缸裡的魚黑影也開始游動著。我幾乎可以看到牠們製造出來的漣漪了，游動、逡巡、碰到彼此的臉頰、追逐著另一條魚的尾巴。牠們的腮開開合合，尾鰭輕輕地擺動。魚缸的旁邊，小小的多肉植物黑影舉著絨毛樣的刺，那是我忘記澆水太久造成的枯萎，而如今，連牠也回到盆栽裡了。

這樣的房間就像是他去世之前的樣子一樣，而我卻是這些幽靈之中唯一的活物。我凝視著小金和魚缸，要是我也是黑影的話，會怎麼樣呢？高燒還在持續攀升，我的眼窩也在發燒，角膜灼熱不已。對著窗戶透進來的微光，我舉起了手臂，手腕上一條一條的疤痕還沒有癒合完全，深色的疤還很薄，四周的皮膚腫脹發燙。我碰觸傷口，奇怪的是，不管怎麼用力壓、用力擠，我都不會感到疼痛。

葬禮結束後，我也是這樣躺著，抱著他的西裝外套蜷曲在床上。房間裡到處

都是他的痕跡，床墊的凹陷、枕頭上的頭髮、牆上黏貼的手寫行事曆，這一切都好像下一秒他就會推開門走進來，把自己拋向床上，繞著我的頭髮問我晚餐想吃什麼一樣。我從他的口袋裡掏出了幾張發票，別人的名片和一根菸。高燒的我不斷地閉著眼嗅聞著菸草的味道，回想著他嘴唇的觸感。

黑暗裡他濡濕的嘴唇覆上我的嘴唇，柔軟的唇瓣緊緊貼覆著，吸取著索討更多。舌尖反覆地挑撓著，細細的鬍渣刺著我。所有的味道和溫暖都回來了，我不能自拔地陷進他的呼吸裡，反反覆覆地伸出舌尖、蠕動嘴唇吸吮著。他把我抱在臂彎裡親吻，隔著胸壁我聽到心臟正強烈地拍打著，血液的潮汐，一波又一波。

於是我張開眼睛。西裝外套裡，他的影子就在裡面看著我。他的手掌覆上我的臉頰，另一手穿進我的頭髮，輕輕地爬梳著。黑暗的影子擁有熱燙的嘴唇，連嘴唇上菸草的氣味都一模一樣。我一面親吻一面無可遏止地流淚，眼淚一顆顆地沾濕了被單。而影子連我的眼淚都親吻，他溫柔地拍著我的背，拍動的頻率讓我想起海浪。

「你這個時候都會唱歌的。」我輕聲對影子說。從前難過或吵架之後，總是這樣抱著我哼著歌，一首接著一首，像是媽媽哄小孩，我會在那些旋律裡搖晃著睡著。

影子靜默地抱著我，他的嘴一張一闔，卻不能發出任何聲音。啞啞的影子把我的手掌攤開，黑色的手指撫摸著我手臂上的疤，熟悉的繭摩娑過我的皮膚。於是我把我的嘴唇靠了上去，再次陷進沉默的親吻裡。

*

第零天

在浴室裡點燃菸，灰色的菸霧擴散在水氣之間。我從昏迷之中醒來，手臂上的血漬已經乾涸了，我還活著。

他抽屜裡的菸已經所剩無幾了，我索性全都拿進浴室裡。披著他的西裝外套，喀擦地按下打火機，火焰搖晃著，我看著出神，忍不住伸出手觸碰，在燃燒之前卻又反射性地縮回。一根一根的抽，抽到肺裡滿是尼古丁和焦油。望著煙霧裊裊上升著，虛渺的線條怎麼樣都能勾勒出他的形狀。我在關了窗的浴室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閉起了眼睛。

於是旋律就從聲門竄了出來，在滿是他的氣味但沒有他的空間裡，我開始唱起了他喜歡的歌，從幾年前他愛唱的，到被他遺落的。所有的歌詞都自動在旋律裡流洩出來，我驚訝於自己原來全都記得。全都唱完一輪，最後我像一台跳針的音響，顛顛倒倒、反反覆覆地唱著王菲的〈暗湧〉。

「仍靜候著你說我別錯用神，什麼我都有預感，然後睜不開兩眼，看命運光臨，然後天空又再湧起密雲。」

刀尖割開皮膚，紅艷的血滲出，一隻隻的金魚正從我的身體裡游了出來。你所飼養的金魚，會依循著你的足跡游向你吧。我靠在浴缸的邊緣，極度地昏沉想睡。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」

聲音迴盪在浴室裡，我幾乎可以看到漣漪在菸霧裡來來回回。逐漸地睡著，夢裡只有一整片灰色的煙。

*

第七天

破曉時候我在影子裡面醒來，灰藍色的世界裡一切才剛要清晰。已經退燒了，全身都還殘留著一種鈍鈍的不平衡感。影子正漸漸變淡，他在西裝外套裡的手臂攬著我，但重量卻越來越輕。我知道，他就要離開了。他不斷地抓住我，像是溺水的人要抓住浮木。

「沒關係的，沒關係。我會好好的繼續在這裡生活。」我向他保證。

一滴一滴的黑色眼淚滴在我的衣服上面，影子渾身顫抖，他不斷地將嘴唇覆在我的臉頰，額頭，嘴唇，鼻尖，最後是我有疤的那隻手臂。隨著天色越來越亮，西裝外套越來越扁塌。

影子像是洩氣的氣球，在外套裡縮小成一顆黑色的蛹，最後，一道陽光抵達我的床榻，黑色的蛹迸裂，一隻白色的蛾飛了出來。我搖搖晃晃地走向窗戶，把紗窗拉開。蛾拍動著翅膀飛向窗外，就此離開了房間。我站在窗沿看著蛾曲曲折折地飛走，最後消失在早晨的陽光裡。

蛾消失在生命裡的那一刻，突然我又可以感覺到痛了，痛從手臂的疤痕裡竄了出來，在太陽穴裡大肆跳動，在我全身的肌肉裡灼燒，眼淚從眼眶裡汨汨流出。我像是被拋進金紙堆裡焚燒一樣那麼痛，卻感到平靜。

早晨的風灌進窗戶，我心臟的位置空洞洞的，氣流在那裡面碰撞，發出嗚嗚的回聲。那裡本來應該有著一隻蛾。